

2000
家 冤 喜 欢
梦 花 生
衣 绣 锦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欢喜冤家

(清)西湖渔隐人 著

出版说明

【版本及馆藏目录】

又名《贪欢报》、《喜奇观》、《三续今古奇观》等。存24回。不题撰人，著者为“西湖渔隐主人”。山水邻原刊本，总目叶题“贪欢报续集”，藏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。赏心堂刊本，英国博物院有藏。

【内容梗概】

书叙松江华亭人氏花林，不求上进，歇学于家。受当地泼皮李二白引诱，好赌成性，双亲一气身亡。花有好友任龙，三人结拜兄弟。花妻二娘，颇有姿色，二白心怀不轨，极力勾引。二娘看重任龙，与之成奸。二白知后，心中嫉恨，告于花林，二人谋算捉奸杀人。二娘闻之，用计诱二白与之行事。花林人，误为任龙，遂杀二白。二娘因收心性，与任龙不复往来，夫妻和美。又叙徐州巨富陈之美，为人奸诈，膝下无子。邻居潘璘妻犹氏貌美，且有二子。陈欲得其子，遂有意近潘，借外出生意，将潘害死，娶犹氏为妻，产下一子。后陈偶将害潘一事说出，犹氏闻之，速告诸官府。陈终判死刑。终叙梁上君子一枝梅，一日入松江路布室内行窃，恰遇路女端英遭继母责打，大怒，救出端英，二人结为兄妹。一枝梅行踪不定，路过湖州富户张朝相之府，遂将端英寄其家，与端英约一年后见，并取张家资财为端英妆奁。朝相夫妇待端英有如亲人，端英感念不已，告以真相。后一枝梅来，夫妇二人以礼相待，端英复求，一枝梅纵饮而去。后朝相妻故，娶端英为妻，生有二子。夫妻回松江拜见父母，家人团聚。

第一回 花二娘巧智认情郎

世事从天不自由，千般恩爱一时仇。
情人那肯因情死，先结冤家后聚头。

这四句诗，只为世人脱不得酒色财气这四件事，所以做出不好事来。且说个只好酒不好色的人。他生长在松江府华亭县，八团内川沙地方。他父亲名叫花遇春，年将半百，单生得此子，夫妻二人，十分欢喜。长成六岁，上学攻书，取名花林。生得甚不聪明，苦了先生。费尽许多力气，读了三年，书史一句不曾记得。不想到了十岁外，同了几个学生，朝日玩耍。父亲虽严，那里曾怕。先生虽教，那要肯听。他父亲见他不像成器的了，想道这般顽子不能成器，到不如歇了学，待他长成时与他些本钱，做些生意也罢。因此送了先生些束修，竟不读书了。后来一发拘束不定了，他母亲与丈夫商议道：“孩儿不肖，年已长成，终日闲游不能转头。不若娶一房媳妇与他，或者拘留得住。那时劝他务些生业，也未可知？”遇春道：“我心正欲如此，此事不宜迟。”即时就去寻了媒婆。那媒婆肚里都有单帐的，却说几家女子。曰：“某家某家可好么？”遇春听了道：“这几家倒也都使得，但不知谁是姻缘，须当对神卜问，吉者便成。”别了媒婆，竟投卜肆，占得徐家女子倒是姻缘，馀非吉兆。也罢，用了徐家。又见媒人央他去说。原来此女幼年父母双亡，命无亲族，到在姑娘家里养成。姑夫又死了。人嫌他无娘教训的女儿，故此到十八岁，尚未有人来定，恰好媒人去说。这徐氏姑娘与他家相隔不远，向来晓得花家事情，有田地房产的人家。但不知儿子近日如何？自古媒人口无量斗，未免赞助些好话起来。那徐氏信了，即时出了八字。因此花家选日成亲，少不得备成下礼迎娶过门。请集诸亲，拜堂合卺，揭起方巾花扇。诸人俱看新娘生得如何？但见：

秋水盈盈两眼，春山淡淡双蛾；金莲小巧林凌波，嫩脸风弹得破。唇似櫻桃红绽，乌丝巧挽云螺；皆疑月殿坠嫦娥，只少天香玉兔。

诸人一见，果然生得十分美貌，无不称好。一夜花烛酒筵，天明方散。未免三朝满月，整治酒席，这也不题。好笑这花林娶了这般一个花枝般的浑家，尚兀自疏云懒雨，竟不在温柔乡里着脚。过了几时，仍到街坊上结交了一个不学好的单身光棍，名姓李二白，年纪有三十岁了，专一好吃好赌，诱人人家儿子，哄他钱钞使用。这花林又着了 he 这一道，便将妻子的衣饰，暗地偷去花费，不想他妻子一日寻起衣

饰设了许多，方知丈夫偷去卖了，禀明了公婆。还存得几件衣物，送与婆婆藏了。公婆二人闻知，好生气恼，恨成病，两口恹恹，俱上床了。好个媳妇，早晚殷勤服侍，并无怨心。央邻请医，服药调治，那里医得好，这花林犹如陌路一般，又去娶妻子的衣饰。见没得与他，几次发起酒疯，把妻儿惊得半死。

且说李二白见花林的物件没了，甚是冷淡。他便又去寻一个书生，姓任名龙，年纪未上二十，他父亲在日是个三考出身，后来做了一任典史，趁得千金。不期父母亡过，止存老母，童仆在家。妻子虽定，尚未成亲。故此自己往城外攻书。曾与李二白在亲戚家中会酒，有一面之交。一日途中不期相遇，叙了寒温。恰好又遇花林各叙名姓，李二白一把扯了两个，竟至酒楼上做一个薄薄东道，请着任龙，席上猜三道五，甜言蜜语十分着意。这任龙是个小官心性，一时间又上了他的钩子。次日就拉了花李二人酒肆答席。三人契同道合，竟不去念着之乎也者了，终日吃酒吃食。这花林又是个好酒之徒，故终日亲近了这酒肉弟兄，竟不想着柴米夫妻。他父母一日重一日，哪里医治得好，遇春一命呜呼。花林又不在家，央了邻家四处寻觅方得回来。未免哭了几声，三朝头七，这倒亏了任李二人相帮，入棺出殡治丧料理，不料母亲病重，相继而亡。自然又忙了一番，方才清静。馀剩得些衣衫首饰，妻子又难收管，尽将去买酒吃食，使费起来。这番没了父母，竟在家中和哄了。那李二白生出主意道：“我们是异姓骨肉，必要患难相扶。须结拜为弟兄，庶可齐心协力。我年纪痴长，叨做长兄。花弟居二，任弟居三，你二位意下如何？”二人同声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三个吃了些香灰酒，从此穿房入户。李二唤徐氏叫二娘，任三叫二娘做二嫂，与同胞兄弟一般儿亲热。这李二见花二娘生得美貌，十分爱慕。每席间将眼角传情，花二娘并不理睬他。丈夫虽然不在行，也看不得这村人上眼。任三官青年俊雅，举止风流，二娘十分有意，常将笑脸迎他。任三官虽然晓得，极慕二娘标致，只因花二气性太刚，倘有些风声，反为不妙，所以欲而不敢。

一日，花二在家，买了些酒肴，着妻子厨下安排。自己同李任在外厢吃酒，谈话中间，酒觉寒了。任三道：“酒冷了，我去暖了拿来。”即便取了冷酒，竟至厨下取火来暖。不想花二娘私房吃了几杯酒，那脸儿如雪映红梅，坐在灶下炊火煮鱼。三官要取火暖酒，见二娘坐在灶下不便。便叫：“二嫂，你可放开些，待我来取一火儿。”花二娘心儿里有些带斜的了，听着这话，佯疑起来，带着骂道：“小油花什么说话，来讨我便宜么？”任三官暗想道：“这话无心说的，倒想斜了。”便把二娘看一看，见他迷迷糊糊，脸带微红，一时欲火起了，大着胆，带着笑，将身捱到凳上间坐。二娘把身子一让，被三官并坐了。任三便将双手去捧过脸来，二娘微微而笑，便回身搂抱，吐过舌尖，亲了一下，任三道：“二嫂，自从一见想你到今，不料这般有趣的，怎生与你得一会，便死甘心。”二娘道：“何难，你既有心，可出去将二哥灌得醉了，你同李二同去，我打发二哥睡了，你傍晚再来，遂你之心可好么？”三官道：“多感美情，只要开门等我，万万不可失信。”二娘微笑点着首，连忙把酒换了一壶热的，并煮鱼拿到外边一齐又吃。三官有心，将大碗酒，把花二灌得东倒西歪。天色将晚，李二道：“三官去罢。”三官故意相帮，收拾碗盏进内，与二娘又叮嘱一番，方出来与李二同去。二娘扶了花二上楼与他脱衣睡倒，二娘重下楼收拾已毕，出去掩上大门，恰好任三又到，二娘随拴上门道：“可轻走些。”扯了任三的手，走到内轩道：“你坐在此，待我上楼看他一看便来。”任三道：“何必又去。”一手搂住二娘，推在凳上，两下云雨起来。

任三官比花二大不相同，一来标致，二来知趣，二娘十分得趣。怎见得：

色胆如天，不顾隔墙有耳。欲心似火，那管隙户人窥。先似渴龙喷井，后如饿虎擒羊。渍渍有声，铁汉听时心也乱。吁吁微气，泥神看处也魂消。紧紧相偎难罢手，轻轻耳畔俏声高。

花二娘从做亲以来，不知道这般有趣。任三见他知趣，放出气力，两个时辰方才罢手。未免收拾整衣。二娘道：“我不想此事这般有趣，今朝方晓得这般滋味，但愿常常聚首方好。只是可奈李二这厮，每每把眼调情，我不理他，不可将今番之事泄漏风声与他。那时花二得知了，你我俱活不成的。”三官道：“蒙亲嫂不弃，感恩无地，我怎肯卖俏行奸？天眼亦难容我。”二娘道：“但不知几时又得聚会？”任三道：“自古郎如有心，哪怕山高水深。”二娘道：“今夜与你同眠方好，料亦不能。夜已将深，不如且别，再图后会罢。”任三道：“既如此，再与你好一会儿去。”正待再整鸾佩，不想花二睡醒，叫二娘拿茶。二人吃了一惊，忙回道：“我拿来了。”悄悄送着三官出去。拴好大门，送茶与花二吃了。花二道：“你怎么还不来睡？”二娘回道：“收拾方完，如今睡也。”

闲话休题，次早花二又去寻着李二，同觅任三官。恰好任官在家，便随口儿说：“昨晚有一表亲京中初回，今日老母着我去望他，想转得来时，天色必晚了，闻知今日海边，一班妓女上台扮戏，可惜不得工夫去看。”花二道：“李二哥，三官望亲。我与你去看戏如何？”李二道：“倘然没戏，空走这许多路途何苦！”花二道：“我有一个旧亲，住在海边，若无戏看，酒是有得吃的，去去何妨。”李二听见说个酒字道：“既如此，早早别了罢。”三个一哄而散。

不说花李二人，被任三哄去，且说三官又到家中取了些银子，着一小厮唤名文助，随了买办些酒肴，拿到花家门首。着小厮认了花家门径，着他先去，不可说与奶奶知道。自己扣门而入。见了二娘笑道：“他二人方才被我哄到海边去了，一来一往，有三十馀里路程，到得家中天已暗了。我今备得些酒果在此，且与你盘桓一日。”二娘道：“如此极好。”把门掩上。三官炊火，二娘当厨。不时间都已完备。二娘道：“我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万一，二哥一时回来，事未可知。若还遇见，如何是好？向日公婆住房，倒在后面。从他没后，闭门到今，且是僻静清洁，我想起来，倒不如坐在里边，料他即回，也不知道，你道好么？”任三听说，欢喜之极。即时往后边开门一看，里边床帐桌椅，件件端正。打扫得且是洁净，壁上有诗一首道：

轩居容膝足盘桓，斗室其如地位宽；
壶里有天通碧汉，世间无地隔尘寰。
谁人得似陶元亮，我辈终惭管幼安；
心境坦然无窒碍，座中只好着薄团。

看罢，即将酒果肴器摆下，两人并肩而坐。你一杯我一盏，欢容笑口，眉眼调情。自古道：“花为茶博士，酒是色媒人。”调得火滚楼做一堆，就在床上取乐起来。这番与昨晚不同，怎见得不同，只见：

雨拨云撩，重整蓝桥之会。星期月约，幸逢巫楚之缘。一个年少书生，久遭无妇之嫌，初遇佳人，好似投胶在漆。一个青春荡妇，向守有夫之寡。喜逢情种，浑如伴密于糖。也不尝掀香翠幌，也不管挣断罗裳。正是：

雨将云兵起战场，花营锦阵布旗枪；
手忙脚乱高低放，舌剑唇刀吞吐忙。

两人欢乐之极，满心足意而罢。整着残肴，痛饮一番，二娘道：“乐不可极，如今天已将未牌了。你且回去，后会不难了。”三官道：“有理，只要你我同心，管取天长地久。”言罢作别，竟自出门去了。

不移时，花二已回。二娘暗暗道：“又是有些主意，若迟一步，定然撞见了。”自此任三官便不与花李二人日日相哄了。张着空儿便与二娘偷乐，若花二不时归家，他便躲入后房避了，故此再不相撞见。只是李二又少了一个大老官，甚是没兴，常常撞到花家里来寻花二。

一日，花二不在家，门不掩上的，他便撞入内轩问道：“二哥可在家么？”二娘在内答道：“不在。”李二听了这娇滴滴的声音，淫心萌动。常有此心，奈花二碍眼。今听得不在家中，便走进里边道：“二娘见礼了。”二娘答礼道：“伯伯外边请坐。”李二笑道：“二娘向时兄弟在家，我到常在里边坐着。幸得今日兄弟不在，怎生到打发外边去坐！二娘，你这般一个标致人儿，怎生说出这般不知趣的话来！”二娘正着色道：“伯伯差了，我男人不在，理当外坐，怎生倒胡说起来！”李二动了心火，大胆跑过去要搂，早被二娘一闪，倒往外边跑了出来，一张脸红涨了大怒。恰好花二撞回。看见二娘有怒色，忙问道：“你为何着恼？”二娘尚未曾答，李二听见说话，闯将出来。花二一见，满肚皮疑心起来，二娘走了进去。花二问道：“李二哥，为着甚事，二娘着恼？”李二道：“我因没兴，寻你走走，来问二娘，二娘说你不在。我想二娘哄我，故意假说。因此走到里边望一望，不想二娘嗔我，故此着恼。”花二是个耳软的直人，竟不疑着甚的，也不去问妻子，便对李二道：“二哥，妇人家心性，不要责他，和你街上走一走去罢。”两人又去了，直到二更时分方回。二娘见他酒醉的了，欲待要说起，恐他性子发作，连累自身，不是要的，只得耐着不言。

到次早，见花二不问起又不敢开口。李二从此不十分敢来寻花二了。花二也常常不在家，到便宜了任三官。日间不须说起，至于花二更深不回来伴二娘。便是花二回来，多是醉的。二娘服侍去睡也再不寻起二娘作些勾当，故此二娘到得与三官十分畅快；或在花家房中过夜，或接连三日五日不出门，与花二，李二竟自冷了。这李二心中好闷，想道：“花家妇人，不像个贞静的，少不得终有些儿破绽，待我慢慢看着，若还有些破绽，定不饶他。”因此常常在花家前后探听。

恰好一日，远远望见任三走近花家而来，他连忙闪在对门裁缝店内看着。只见任三竟自推门进去了，有一个时辰尚不见出来。李二连忙走到花家门首一望，不见些儿动静，把门扯了一扯，又是拴的。他便想道：“多分花二哥在家里，敢是留他吃酒，故此不出来了。”便把门敲上两下。只见二娘出来问道：“是哪一個敲门？”李二道：“是我来寻二哥讲话。”二娘答道：“不在家。”李二想道：“多分是妇人怪我，故意

回的,不免说破他。”便道:“既二官不在,任三官怎么在里边,这半日还不出来?”二娘道:“你见鬼了。任三官多时不到我家来了,谁见来的?”李二道:“我亲眼见他来的,你还说不在!”二娘怒道:“这等你进来寻。”便出来把门开了。李二想道:“古怪!难道我真见了鬼不成?岂有此理。”便大着步往里面四围一看,并无踪影。他再也不想有后房的,便飞跑上楼去看。那有三官影儿,倒没趣了,飞走下楼往外就跑,被二娘千忘八,万奴才骂得一个不住。不期花二归家,见二娘骂人,问道:“你在此骂谁?”二娘道:“你相交的好朋友,李二这狗才十分无礼,前番你不在家,他竟入内室调戏着我,我走了出来,恰好你回来,你亲眼见的。他今日又来戏我,我骂将起来,方才走去。这般恶兽还要相交他怎的!”花二登时大怒起来,骂道:“这个人面兽心的强盗,我前番却被他瞒了。你怎么不说?今日又这般可恶,杀这强盗,方消我恨。”竟上楼取了床头利刀,下楼赶去。二娘一把扯住,忙道:“不可太莽,若是你妻子失身与他,方才可杀。自古捉奸见双,你竟把他杀了,官司怎肯干休!以后与他绝了交便罢了。何苦如此。”花二的耳朵绵软的,被妻子一说见是有理。想一想,撇下刀说:“便宜了他,幸喜我浑家不是这般人。若是不贞洁的,岂不被他玷辱,被人耻笑。”二娘背地里笑了一声,向厨头取了些酒菜道:“不用忙了,且来喝一杯儿去睡了罢。这样小人,容忍些些。”花二闷闷的吃了几杯,竟自上楼睡了。

二娘又取些酒菜,往后房来与任三吃。将李二之事,如此如此,这般这般,说了一遍。道:“如何是好?”三官道:“若还如今我出去,倘被看见倒不好了。我不如在此过夜,到明日早早梳洗,坐在外边,只说来寻二哥说话,与他同出门去,方可无碍。”二娘道:“这话到甚是有理,只是此番去,你且慢些来。李二毕竟探听的,有差池,怎生是好?”三官道:“我家有个小厮,名唤文助,认得你家的,我使他常来打听些消息便了。”二娘道:“你明日拉了二哥到你家,请他吃几杯酒儿,着文助斟酒,待他识熟了面,然后着他送些小意思与我们。如此假意相厚,方好常常往来。”三官道:“此计必须如此方好。”两人同吃些酒儿,未免做些风月事情,方上楼去。

次早,三官起来早已梳洗,把大门开了,坐在外厢。叫:“二哥在么?”二娘在内,假应一声,上楼说与丈夫知道:“任三叔寻你。想他许久不来,莫非李二央他来释非?切不可又去与那强盗相交了。”花二连忙梳洗下楼,与任三施礼道:“三官为何一向少会?”三官道:“小弟因宗师发牌县考,一向学业荒疏,故此到馆中搬火,久失亲近。今日家中有一小事而回,特特来望兄,不知一向纳福么?”花二说:“托庇贤弟,你曾见李二么?”任三道:“如今正要同兄去望他。”花二道:“不必说起这畜生。”将前件云云之事一一说了一遍。三官假意怒道:“自古说得好,朋友妻不可嬉,怎生得这样心肠!既如此,我也不去望他了。明日小弟倘娶了弟媳,他未免也来轻薄,岂不闻兔死狐悲,物伤其类。二哥既然如此,也不必恼了,兄同小弟到家散闷如何?”花二同了三官到家里,只见堂上有人说话。把眼一看,恰是一个说亲的媒人,与任母讲话,因女家催完亲事,等紧要过门。他母亲道:“又未择日,尚未催妆,须由我家料理停当,方可完姻,怎么女家反这般催呢?”花二任三听了,一齐笑着见礼。免不得整酒款待媒人,花二相陪。三人直饮到红日西斜,别了任家出门。花二与媒人一路同行,花二便问道:“媒翁先生,为何女家十分上紧,是何主意?”媒人笑而不答。花二道:“莫非是人家穷,催他做亲,好受些财礼使用么?”媒人道:“他家姓张,也是个三考出身,做了任三官。去年升了王府典膳回来的。家事约莫有万金,那得

会穷。”花二想道：“奇！这等毕竟为何？”媒人问道：“兄与任家官人相厚的么？”花二道：“意气相投，情同骨肉。”媒人道：“这等，兄说的话，必定肯听的了，府上在何处？”花二道：“就在前面。”媒人道：“有事相议，必须到府上，方可实言。”两人到了花家，分了宾主。二娘点茶吃了，花二又问起原由，媒人道：“见兄老诚，自然是口谨的，特与兄议，万万不可与一人知之。”花二道：“老丈见教，断不敢言。”媒人道：“任官人定的女子，年纪二十岁了，闺中不谨，腹中有了利钱，他父亲在京中去了，是他令堂悄悄地央人接我，要我及早催他过门，以免得露丑，许我十两银子相谢。我方才见说不来，心中烦恼，想此事必须得花兄暗地赞助。若得早娶，愿将所谢之银均分。”花二心下暗暗想道：“领教，领教。”媒人道：“千万言语谨密些。”花二道：“不须吩咐。”媒人道：“尚有未尽之言。奈天色晚了，欲求同行几步，方可悉告。”花二同出门去了。二娘在门后，初然听了此人说任官人三个字，他便半步不移，细细听了前后说话，暗暗叹息道：“淫人妻女，妻女淫人。天之不远，信不诬矣。”他又想道：“丈夫倘去相劝，毕婚之后，无甚说话方好，倘三郎识出差池，叫此女如何做人？必然寻死，岂不可惜。若不劝丈夫管他，倘此女父亲回来，看出光景，将女儿断送性命也未可知。也罢，且待他回来，再作商议。”只因花二娘起了这一点好心，他家香火六神后来救他一命，这是后语。

且说花二归家，二娘道：“方才之说，我已尽知，你的意下如何？”花二道：“娘子，这件事不难，我劝三官将计就计。省事些取了过门，我又有酒吃，又有五两银子，有何难哉？”二娘晓得他耳朵绵软的，道：“丈夫差矣，你若去说，听你也好，万一不听，你岂不坏了好朋友的面情。这五两银子，也有用了的日子。况未必有无，我想人生在世，当为人分难分忧。今任三妻子之忧，即任三忧愁一般，当拔刀相助，水火不避，才是丈夫所为。你若听，我到有一计较在此。”花二道：“贤妻有何妙计，何不为我谋之。”二娘道：“方才媒人所言，肚儿高将起来，想不过是三四个月的光景，何不购一服通经散，下了此胎有何不可？”花二道：“此计虽好，怎生样一个计较购与他吃？”二娘道：“不难，明日将我抬到他家，扬言我是任家内亲，央告我来说话，他家自然不疑。毕竟他母亲出来接我。我悄悄将此言与他母亲一说，自然妥当。”花二道：“好便好，只是先要被费药金。”二娘道：“痴子，皆是妥当，那十两银子都是你的了。”花二听得拍掌大笑：“好计好计！”次日早起，打点了药金竟往生药铺中购了一服下药，又去唤了一乘轿子与二娘坐了，竟抬到张典膳家中。奶奶迎进叙了寒温，吃罢了茶。奶奶问道：“尊姓？”二娘道：“奴是花林妻子，有事相告，敢借内房讲话。”奶奶引了进房坐定。二娘命众女使俱各出外要，方附奶奶之耳，如此如此说了一番，那奶奶面皮红了又红，千恩万谢，感激无地。一面整酒，一面连忙热了好酒，到女儿房里，通知了此话，把药服了。一时间，一阵肚疼、骨碌碌滚将下来，都是血块。后来落下一阵东西，在马桶内了。奶奶道：“谢天谢地，多感祖宗有幸，逢着花二娘这个救星。”欢欢喜喜安顿女儿睡了。连忙去房中见了二娘，谢了又谢。将酒就摆在房内，三杯五盏，二娘起身告辞，奶奶再三苦留不住，开厢取了一封银子、一对金钗，一双尺头、一枝金簪，送与二娘道：“些须孝敬，休嫌菲薄，地久天长，报恩有日，幸勿见怪。”二娘千恩万谢，上轿而归。天色已晚，花二见妻子归家，打发了轿夫，进内忙问事体如何？二娘把日间之事，细细说了一遍。将他送的物件把与丈夫看了，喜得那花二满地滚跳道：“我明日与任三官说知，还要他的酒吃。”二娘道：“你呆了，这是阴

鹭事情，所以去救他。若与三官说知，可不又害了那女子！”花二道：“正是，几乎错了。还是贤妻有些见识，紧紧记在心中，再不说了。”二娘以后，见任三官这般情厚，把此事再不漏泄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李二自从那日见了任三，又寻不着，又被他妻子骂了一场，心中不忿。一日，走到花家，对邻一个周裁缝家门首坐下。那周裁缝道：“李官人，想是来寻花官人么？”李二道：“正是。”周裁缝道：“今早出去了。”李二道：“师父，你曾见任三官这一向到花家里来么？”那周裁缝极口快的，便道：“他是不出门的主顾，怎么倒来问我！”李二道：“我前日分明见他进去多时，不见出来，进去寻了一番，又不见影，反受了一肚皮臭气，心内不甘，你若晓得些头路，我断不负你。”那周裁缝是个口尖舌快的人，他道：“我这几时不管人闲事，若是十年前生性，早早教他做出来了。”李二道：“周师父，你若肯帮我做事，我当奉酬白金五两。”周裁缝听见说，许了五两银子了，就欢喜起来忙道：“若要如此，必须生个计较，此事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不是取笑的。先与他丈夫说知，一齐捉奸，方免无事。”李二道：“可恨淫妇，必在丈夫面前骂言说我，故此久久不上门，今虽欲通言，奈无由得计。”裁缝笑道：“花二官是个酒徒，正至店上吃酒，中间三言两语激起性子，自然妥当，他若不听你，你却教他问我，我自搬他一场是非，自然信了。”李二道：“你这几日不出去做生活方好。”裁缝道：“只有一个张家，要去完他手尾，看早晚去完了，只坐在家等着便了。”李二计议已定。次日怀些酒资，恰好撞着花二。倒身一揖，花二假意还礼，眼看别处。李二道：“哥哥凡事三思，自古道，若听一面说，便见相离别，我有许多为你心腹话，不曾与你说罢了。”花二本待不理他，又听他说有心腹话，只得道：“有话快说来。”李二见他答话，连忙扯了，竟上酒楼。将酒筛下一杯送与花二，花二只得吃了，也回送李二一盏，道：“有话快说。”李二道：“且慢着，说将来，恐你酒也吃不下了。”花二一发疑心，只得又吃了几杯道：“大丈夫说话不明由，如钝剑伤人。说明了，到吃得酒下。”李二故意欲言不言。花二道：“罢，你既不说我也不吃了，去罢。”李二道：“说来恐你不信，反得怪我。”花二道：“我不怪你。”李二道：“也罢，说与你知，怪不怪凭你便是。那任三官这几时你曾会他么？”花二道：“数日前，他馆中回来，留我到他家中去吃酒了。”李二默然。又想道：“哥，前日二娘骂我这天，任三到你家来。二娘把他藏在家里，被我知道了，要进去搜捉。因此二娘急了，反骂将起来的。你是个大丈夫，不可被妇人骗了。”花二想了又想，我妻子好端端的，怎说起这般说话，便道：“你既知道那日任三在我家，就该直说了是。今据你此言，他两人一定有奸了。此事不是当要的可，可直直说来我听。”李二道：“说也没关，我亲眼见他进去多时，不见出来。所以要搜，若是假说，天诛地灭。你若再不信，去问你邻舍周裁缝便是。”花二说道：“是了，想此事有些因，多时不见他，想是那日躲在我家过夜，被你知觉，恐你埋伏捉住，不好出门。反说来寻我，同我出门，方可掩人耳目。是了，是了，再不必言，毕竟事真矣。除非杀了二人，方消我恨。”李二道：“且禁声，事倘不成，反为不美，还须定计，方可除之。”花二忙问，有何计较，李二道：“计较到有，只是不可又被二娘识破，反受其害。”花二道：“不妨，不妨，我自然谨密就是了。”李二道：“事不宜迟。你可今晚扬言，假说明早要去往府城去，有何事干，一面去约任三到家里说话。不可等他来，你可先出门去。他若来见你不在家，自然又留过夜，待我与你探听，如在时，报你知道，你却回家下手便了。”花二道：“是了，且别着，明日再会。”李二道：“万万不可泄

漏。”花二说：“不须分咐了。”竟到门首，恰好裁缝在家，叫道：“周师父，有一句话出来问你。”那老周见了花林，便心照了。忙说：“有何见教？想是要我裁衣么？”花二道：“你不可瞒我，我家的事也料难瞒你，那任三之事，你可曾见来么？”老周道：“大官人，我老人家不管这等闲事。此乃阴骘之事。罪过，罪过。露水夫妻也是前世定的，只要自己谨慎些儿就是了，何必问我。”花二听了这几句话，实在是了。道声请了，扯开了门，倒假意全无恼色道：“我明日要往府城中去，可与我打点着备些小菜。”二娘道：“你去何干？”花二道：“去寻一个人讲话！”二娘暗暗欢喜不题。

且说那李二，说这场是非，自己心中猜道：“花二回去，必然去问周裁缝。”不免随步儿走到裁缝门首一问。老周看见了李二，连忙走将出来，将花二问的情由叙了一遍道：“十分相信了。”又问李二道：“何计捉他？”李二道：“一面花二只说出路，一面反教任三到来说话。倘若走来，见花二不在，自然又上钩了。那时我与他探听果然如此，却报老花，管取双双都做无头之鬼，方称我心也。”老周道：“前言不可失信。”李二道：“这些小事不须吩咐。”竟去了。

且说次日，花二起来对妻子道：“我今就要府中去，我想前日扰了任三官，今日顺便安排些小菜儿，添着几味，请他来答席。我如今去约他，他若来迟，你就陪他吃了便是。”二娘满心欢喜道：“那有我陪之理。”花二假意买些物件，一面见了李二，约定今日看任三动静，先将那把利刀交与李二收看，一面自去见了任三，约他下午到家说话不题。

且说周裁缝被张典膳家家人再三催做衣服，坐定逼他起身。算来不能延推，只得去做。须臾，奶奶出来道：“师父为何一去不来，耽搁到如今？”这老周叫道：“奶奶，只因穷忙误了奶奶的事，今日我对门邻舍花家，有夭大一桩事，我要在那里看看的。被管家逼不过，只得走了来。”奶奶听他说出花家两字。问道：“莫非是那花林家里么？”老周道：“正是，奶奶为何也晓得？”奶奶道：“他家与我有亲。今日他家有啥大事，可对我说。”老周道：“既是令亲，不便说得。”奶奶道：“不妨，有话快说。”老周原是个口快的人，见逼紧要要说，毕竟难以隐瞒，便道：“奶奶，莫怪了我，实对你说，他妻子二娘，生得妖娆标致，与一个任三官搭上了。”奶奶道：“那任三住在何方？是什么人？”老周道：“他父亲做任典史官儿的。”奶奶着紧道：“他两个敢做出此事来了么？”道：“走长久了，花林有一朋友名叫李二，要去踏浑水。二娘不肯，后来被他冲破了。昨日与花林说知，今日李二定计，假说花林往府城中去，反约任三来家，料然二娘留他过夜。今晚双双定做无头之鬼矣。”奶奶道：“你原何晓得？”道：“李二与我极厚，他说与我，叫我相帮他动手，故此晓得。”那奶奶听了这番言语，三脚两步竟入女儿房中，一五一十尽情说了一遍。女儿道：“如何可救他方好？”奶奶道：“且不可响，我亲去与二娘说知救他一命，报他前日之恩。一面着家人骑马速到任家，说与三官，今日切不可往花家去，有人要害你性命。坐在家中，只不出门可保无事。”女儿道：“娘既自去，还用速些方好。”即时唤了女轿，飞也似抬到花家。轿夫叩门，二娘听见门响以为是任三官到了，开门一看，恰是张奶奶。又惊又喜，忙忙施礼。称谢了一番道：“花官人在那里？”二娘道：“为府城里有事，出门去不多时。”奶奶想道：“此事是真的了。”二娘道：“奶奶里面请坐。”二人轩子内坐下，那奶奶悄悄的在二娘耳畔说了一遍，惊得二娘面如土色，牙关打战。呆了一会，倒身拜谢：“此事若非奶奶来说，必遭毒手。”奶奶道：“一来报答前恩，二来救小婿一命。”二娘感激不

尽，就将请任三官酒肴摆将出来，请奶奶吃了几杯，辞别去了。

任三官在家，正打扮得齐齐整整的出门，未及几步，只见张家的人慌慌忙忙扯住了。附耳低言，说了一回。三官大惊失色，沉吟了一会道：“知道了。”打发张家之人进内吃饭。自家回身坐在书房里想：“我不去，谅二娘无害。不免写一封字，着文助拿了，只说有事不及领酒。花二见时，必不生疑心。”即时封好，文助拿了。竟至花家投下，二娘阻当道：“叫三爷切不可来。”按下不题。

且说李二留花要在家饮酒，只等任三上钩，李二心下不定，不知任三去也不曾。走到任家门首，问一个老管家道：“老官，你三爷往花家吃酒，可曾去了么？”那老管家信口儿道：“去了。”李二见说，欢天喜地走回与花林道：“任三已到你家去了。”花林咬牙切齿道：“可恨，可恨。”李二劝着，大碗而吃道：“多吃些，好动手。”不觉天色将晚，花林提刀便走。李二道：“且慢去，待我去探听，或在你家楼上，或在后轩，走去一刀了事，倘然捉不住被他走了，反被他笑，你可坐在此，再慢慢吃两碗，我去看了动静来回你。”

且说二娘心下思量，没有汉子怕他怎的，只是可恨李二，他帮我丈夫害我性命，想他必然先来探听，我有道理在此。正是：

人无害虎心，虎无伤人意。

先将灯火点起，放在灶上。又去把大门半掩着，自己坐在中门。暗地里专等李二来。

不想李二把门一推，却好半掩的，一直悄悄走至中门探听。二娘认定果是李二，便叫道：“三郎，这边来。”把李二一把搂定，便去扯他裤子。李二一时浑了，欲火难禁，想道：“日常要与他如此不能上手，不如竟认做任三，快活一番再说。”两个在轩子内弄将起来。弄得李二快活，想道：“我且弄完了回去覆花林，说任三不来，且再理会，留下此妇再图久远。”那二娘故意弄妖作势，李二十分得趣。

且说花林等得不奈烦了，想道：“为何不见来？想是撞着任贼，厮闹起来。倘被此贼走了去，怎生气得他过。”提刀在手，一口气走到门首。见门开的，竟往里走。二娘一心儿听着，听得脚步走响。便大叫：“四邻人等，有人见我丈夫不在家，在此强奸我，快快走来捉他。”李二听见，要走，被二娘紧紧拘定，哪里动得。花林为人极莽，上前摸着奸夫，一把头发抽住，不由分说，一刀便砍，头已下地。花二又来捉二娘，被二娘早取门拴在手，花二不提防，被二娘将刀扑地一打，那刀早已堕地。二娘忙忙早把刀向小屋上一擦，那刀不知那里去了。花二道：“淫妇，休得撒野。我闻知任贼向来与你通好，今日特来杀汝，今奸夫现死，你何敢无礼！”上前来捉，被二娘将拴照手一下，叫声呵唷，疼死我也，道：“了不得，决不干休。”二娘骂道：“痴蠢东西，世上只有和奸杀妻子，我在此叫喊，你为丈夫的，帮我拿他，方是道理。怎么杀了强奸的人，又要杀我。世有此理么！”花林骂道：“休得油嘴。李二说，你二人和奸已久，想是今日知我来杀，你故此反叫强奸，思留性命。休想饶你。”二娘道：“怪不得你要寻事，我怎得知。任三叔是个读书人，那有此心。”花林道：“还要油嘴，一个任贼，现杀死在地，还这般可恶。”二娘道：“蠢东西，方才李二进门，他道：‘二娘，向来慕你姿容，相求几次，今日从我，救你一死。若不相从，你命休矣。’说罢，把我牵倒

在此。我坚决不从，被他就强奸了。叫得口干，那得人来救我。你杀的是李二，怎说是任三！”花林走到尸旁，取灯相照。把头提起，仔细一看，吃了一惊。竟连忙撒在地下，道：“是了，几次奸你不遂，故生此计。方才狠留住我，他自先来行奸。他想我决未来，放心行事，想皇天有眼，自作自受，且问你，任三今日几时去的？”二娘道：“他不曾来，你出门不多时，着一小厮，拿一封字儿道寄与你看。”即将这封字，递与花林。花林洗净了手，灯下拆开一看，上写着：

荷蒙宠召，本当拜领。闻兄往府公干，恐误尊驾。心领盛情，容后面谢。不尽。

花二看罢道：“原来不至我家。李二又与我说来了，一发情弊显然了。杀得好。险些误了你一条生命。”二娘冷笑道：“指奸不为奸，撒手不为奸，捉贼见赃，捉奸见双。好没来头，为何杀得我！只是这死尸，看你如何发放！”花林想了一会道：“拿一条口袋，将来袋起，驼去丢在李二家中。况他并无甚人往来，哪里知道是我家杀的，只要瞒得外边邻舍方好。”二娘道：“今日周裁缝闭着门，隔壁王阿爹往女儿家去了，这边张家，下乡差使，阿妈也不在家。我方才这般大叫，都不在。所以被他奸了。如今想都不曾回，趁早装了送去。”先将地洒上清水，洗得洁净，相帮花林背上了肩，一边走，竟到李二门首，把门推开，将尸首倒出就走。把袋撒在官河内。

到家，只见二娘倚门相候。花二道：“为何站在此间？”二娘道：“里面坐着，有些怕人。”花二道：“不妨，怕他做甚。”取火来打一个醋炭，整起酒来对吃，上床倒取乐一番。

二娘从此收了心，与花二道：“我姑娘年已老了，独自无人，不若接来，家下相伴着我，免得你心猜疑。”花二道：“有理，我今立志不去游手好闲了。将前日张家送的物件，变换作了本钱，做了生意过活。”二娘喜道：“这般才是。”任三官也收了心。竟择日娶了妻子。夫妻和顺，再不想去到花家闲走了，不必提起。

且说那口快的老周在张家做得衣服完成。回时已将黄昏。往李二门首经过，想道：“不知此事如何了，若是停当之时，取他的五两头。”不免推推门看，见门是开的。“原来已回家了。”一头叫，一头往内走，绊着尸首，跌在尸上，把手摸着是人，怎生睡在地上？又湿湿的？想是吃醉了吐的，不若今晚且回，明日来取便了。趴得起来，身上跌得烂湿，把门带上了，一步步走回来。将匙开了，进门也无灯火，竟自上床睡了。

且说次日，那李二邻居有好事的。叫道：“李二哥，日高三丈，还未开门。”信手一推，见身首异处，大吃一惊。叫道：“地方不好了，不知李二被何人杀死在此？”不时间，哄动了许多人。地方总甲看道：“莫忙，现有血迹在此，大家都走不开，一步步挨寻将去，看在何处地方，必有分晓。”众人一齐跟寻血路，直走到周裁缝门首便没了。看他们是闭的，众人乱敲乱打，惊得老周跳起床来，披了衣服，下床开门一看，众人见他满衣是血，都一声喊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”登时推的推，扭的扭，竟到华亭县，禀了大爷。那知县未免三推六问。那老人家又那里受得刑起。死去还魂，押入牢中，做着一桩疑狱。一面着地方里甲，即同收尸回报。后来周裁缝死在牢中，拖出去丢在万人坑内，未免猪拖狗扯。只因舌尖口快，又贪着五两银子，竟要害人性

命，合受此报。花二娘命该刀下身亡，只因救了任三的妻子，起了这点好心，故使奶奶答救了这条性命。正是：

心好只好，心恶只恶。仔细看来，上天不错。

第二回 吴千里两世谐佳丽

英雄赳赳冠时毛，三十年前学六韬；
铜柱津头怀马援，玉门关外老班超。
金貂闪烁簪缨贵，竹帛光荣汗马劳；
圣代只今多雨露，圆花亲赐锦官袍。

这八句诗，单说万历三十年间，叛贼杨应龙作反。可怜遇贼人家，无不受害。致使人离财散，家室一空。拿着精壮男子，抵冲头阵。少年艳冶妇女，掳在帐中，恣意取乐。也不管缙绅宅眷，不分良贱人家，一概混淫，痛恨之极。正是：

宁为太平犬，莫作乱离人。

那时各路发兵征剿。杨应龙难敌，一时自刎而亡。馀众杀的杀，走的走，尽皆散了。这各路军兵，不免回归。那本处乡绅，现任官府，治酒请着各路将军，感他保守有功。有诗为证：

北垣新阁拜龙骧，独立营门剑有光；
雕投夜云知御苑，马随青帝踏花香。
诸番悉静三边戍，六国平来两鬓霜；
归去朝端如有问，肯令王剪在频阳。

这些兵士们，一个个欢天喜地。正是：

喜孜孜鞭敲金镫响，笑吟吟齐唱凯歌回。

哪一个身边没有几十两银子带回，恨不能插翅儿飞到家里。其中也有阵亡的，也有受伤带病的。其时浙江省内，有一兵士，姓吴名胜，字千里，乃金华府义乌县人。年纪方交二十，气力颇有十分，当时别了父母，随了主帅，出征得胜，还家十分之喜。他便收拾收拾，行粮坐粮，犒赏衣甲等银，也有数十两。他心中想道：“且喜积下许多银子，归家完婚，使费一应足了。”及想道：“战场上阵亡许多伙伴，身边俱有金银，不若待我探取归家，慢慢受用。正是见物不取，失之千里。”遂将行李安了客店，自

己竟往沙场，尽力搜寻，竟得了千馀之数。连忙置办一付罗但，将金银满装，独自个挑了而行。免不得一路盘诘征士，腰牌照验，准敢留难，每日晓行夜住，不止一日，已到江西新城县地方。

天色已晚，并无客店，心下着忙。虽然身上有些气力，但路中恐有强人，寡不敌众，如何是好？他便心生一计，将这担银子，挑到一个深草丛中藏了，插标为记。空身向前寻觅客店，行了半里路程，方见些儿灯火。上前一看，是个人家。吴胜见了，即便叩门。只见里边拿了灯火，问道：“是谁叩门？”开门出来。吴胜一见主人，是个五十多岁的人，便道：“长者见礼了。”那主人慌忙放下了灯，回礼道：“不敢。”请进了门道：“黄昏到来，有何见谕？”吴胜道：“不该暮夜唐突，容求登堂奉禀。”

主人拴上大门，取了灯，引至堂上，分宾主坐定。吴胜说：“在下是浙江金华府义乌县人。姓吴名胜，贱号千里。只因杨应龙作乱，有力投军，随师征剿，幸喜平贼还家。一路上多赶了些路程，天色晚了，没处相寻客店。若是长者近处有歇宿人家，烦为相引。若是没有，大胆借宿一宵，自当奉谢。请问长者高姓尊名？”陈栋见他身虽武士，口却能文。答道：“在下姓陈名栋，本地人氏。此地宿店尽有，何苦又去黑夜相寻。不嫌草榻，权宿一宵。只是不知驾至，有失款待。”即时吩咐家下，快备现成酒饭。吴胜感激不尽。看那主人，十分忠厚的了，便道：“府上有尊价借一位。在下有些物件藏在草中，恐路有小人，暂置一处。今观长者高谊，不若挑在高居，以免一宵记念。”陈栋道：“何不早报说？”连忙呼小二快来。小二应了一声，立在堂前。陈栋道：“快拿了火把，同这位长官，往前面村落，一担物件，可代挑了来。”

小二即时点着火炬，随了吴胜，竟至彼处认标，挑着回来。一路儿担重，歇了又歇，道：“是何宝物，如此沉重？莫非金银么？”吴胜道：“也有些儿在内，待挑至府上，自然谢你。”小二想道：“多分是个强人无疑，不然为何有如此重的金银。”道：“客官，你作何生意？趁这许多财物？”吴胜道：“我身充行伍，积攒下的。”小二道：“家有何亲戚？”吴胜说：“父母在堂，妻小未婚”

不觉闲话之间，已到陈宅，扣门挑进放下。陈栋置酒于西首小房，接了吴胜坐下。那小二把主人扯了一扯，到了外边。说道：“这人不是好人，分明是个强盗。”陈栋惊问道：“怎见得？”小二道：“方才一担，都是金银，挑得我两肩肿痛。若是放了他去，前面做出事来，反要害了我家。不若今夜结果了他，取了他许多财宝，到是干净。”陈栋道：“人来投主，怎么起得此心？”小二道：“不可没了主意，后来懊悔迟了。况且他是杀人放火来的，我们处置他，不过是替天行道，有何罪过。”这是：

我本无心求富贵，那知富贵逼人来。

陈栋初时一个好人，被小二说了一番，也没主意。“据你之言，怎生的害得他性命？”小二道：“他目今现有一把利刀，只要灌得他醉了，我自断送，不要你老人家费心，便了。”陈栋道：“阿弥陀佛，随你罢。”重至小房陪着坐了。吴胜道：“方才见尊价与长者言久，莫非内客为在下搅扰见怪么？”陈栋道：“吴先生见差了，小使与老夫说，此客乃富家子弟，不可怠慢他。要去杀鸡宰鹅。我道夜已深了，有心不在忙。待至明日，竭诚奉请便了。所以言语良久，有失奉陪，休得见疑。”吴胜感激不尽。

那小二烫了热酒，只顾劝饮。一碗未了，又上一碗。吴胜辛苦多时的人了，那

里支撑得住，不觉的沉醉，就靠在桌上。须臾鼻息如雷，小二便抱他困在床上。推了几推，全然不动。小二把酒筛上几碗，流水而吃。去担中取了那把尖刀，放在灯后，又吃个长流水，酒已醉，胆已大。去把吴胜一推，动也不动。连忙解开他身上的衣服，把绳捆定。陈栋躲入屏后，小二持刀在手，照着心窝，着实一刺，进内五寸。那吴胜在床一跳，滚下床来乱跌，被小二尽力按定，看看气绝，手足冰冷。正是：

莫信直中直，须防人不仁。

陈栋道：“阿弥陀佛，便饶也罢。”小二笑道：“分上讲迟了。”去拿一把锄头，道：“待我埋了他。免得暴露尸骸，是罪过的。”陈栋拿了灯笼，小二驮了尸首，走到对面盘山脚下。掘了一个土坑，把一条草席裹了尸首，放在坑里，把土填平了。

归家取出担来，俱是布帛的银子，约有二千馀两。陈栋夫妻，一时富贵起来。自想今日之事，多亏小二，况且年过半百，并无男女，就把小二认做亲儿，娶了一房美貌的媳妇。家下收租囤米，放债买田。不须三个年头，家私已积半万。乡民称他为员外，称妻子为夫人。他一门大小，好不快活。真个牛马成群，僮仆作队。

一日，员外乘马往东庄取债。适逢农事正殷，静尔观之。有词证曰：

东郊农事已兴，北郭春人恒聚。荒村破屋，无不动其犁锄。沐雨栉风，亦相从于耒耜。陌上堪驱秧马，路旁逢驾粪车。摊饭庄丁，投足便眠；野草，馈浆田妇，满头尽插山花。桔槔月下相闻，襖襖雨中共语。往来里巷，少有闲人。嬉笑涂涂，皆非生客。土鼓喧迎岁序，瓦盆数长儿孙。一人耕，九人食，乐且无饥。五母鸡，二母彘，老不失肉。贵金无如贵粟，骑马争似骑牛。又如未盘社酒，司井相遗。野曲山歌，邻壑互答。家藉上农之户，子举力田之科。如京如坻，纳稼以供王税。不蝗不早，洗腆以奉亲颜。验工力之怠勤，较收成之丰歉。作为春酒，介眉寿千万年。劳彼岁工，诵豳风于七月，付藏风雅，俗是陶唐。难更四序忙闲，岂识一生悲戚。笑他服贾，终年只狎风波。何以躬耕，每饭不离妻子。岂不为田家乐乎。

员外观之，好生快活，取了租户十两租息，吃了午饭，骑马而回。往一溪边行过，那马见了溪水住了双蹄，吃个不住。员外骑在马上，恐防跌下溪去，把马带在岸边，下了马，将他拴在近水柳树下，凭他自吃。自己走到前边一个人家，恰好有条板凳，放在门外。员外见了，把扇儿搨上一番，去了浮尘，倒身坐下。只见里边走出一个小娃子，有三岁上下光景。见了员外，笑嘻嘻走到身边，倒在怀里。看了员外，叫道：“爹耶，爹耶。”只顾叫。员外大喜道：“怪哉，看这小小人家，倒生得这个乖儿子。”连忙袖中去摸取几枚枣子拿给他，娃子接了便吃，再不肯走开。员外摸着他头儿，叫道：“乖儿，大来是有福的。”

正在那里闲话，原来这娃子父亲，唤作何立。在乡间磨豆腐卖的。恰好溪中淘豆回来，看见陈栋坐在他门首，叫道：“员外何事？贵人踏贱地，难得，难得。”员外道：“这娃子是你何人？”何立说：“是小犬。”员外道：“好乖。几岁了，曾出过痘子么？”何立道：“三岁了，上年冬底，出过花儿了。因此母亲半月前，生得一个兄弟还